

洋芋

方英文

在我的记忆中,端午节是不吃粽子的。不是不想吃粽子,而是做粽子费粮食。中国人无论过什么节,底线标准是求个肚儿圆,充满仪式感,打几个响嗝儿,便把节过美了。

我记忆里的端午节只与洋芋相关。清早起来,上山坡割艾,到水渠边采菖。沾一身露水回来,将这些平时很不起眼的野草悬于门楣窗棂。然后下地挖洋芋。

这时候的洋芋还嫩着,纯朴的小紫花尚未凋谢,一如农妇那被炊烟熏眯揉青了的眼睛。为什么非得在端午节吃洋芋呢?因为过节日就图个尝新鲜,节令不对没法尝新就不说了。再说那年头的乡村,即便过节也少有细粮可吃。就算有,也得搭配着来。用当年的我们公社书记的话说:“洋芋这个东西呀,是个好东西,跟上粗粮是粗粮,跟上细粮是细粮。”这算是至理名言。说这话的人后来升为县长,后来又降为乡长。宦海沉浮,无怨无悔,可谓洋芋品格,达观通脱。

小时候整天喝苞谷糊汤,肚里成了小水库,三两泡尿就瘪了,恨不能把石头吞进肚里。洋芋上市了,立即感觉生活美好起来。

白娃娃似的洋芋,煮进糊汤锅里,舀出来佐以酸菜,吃着,喝着,巴叽巴叽,大汗淋漓,舒服得如同大冬天晒太阳,挖耳屎。

我很不爱喝糊汤,实因饿极了没办法。若是搭上洋芋,别说糊汤,任是什么东西,我是一定要撑鼓肚子的。据传毛主席讲过“红薯好吃,我爱吃”,于是神州大地遍种红薯。红薯乃作气之物,当年游行集会时,锣鼓一停,屁声

即起,有洁癖者便捂鼻拂袖——其实并不臭,泄穷气罢了。泄臭气乃钟鸣鼎食之家,譬如《红楼梦》里的大观园。

曾假设我要当了主席,我的第一条语录是“洋芋好吃,我爱吃”。号召全国人民种洋芋,不爱吃洋芋者不能提拔,万一要提拔也绝不能当正职。理由只有一条:洋芋乃中国农民象征。农民八亿多,做任何事首先要考虑他们的感受。

所以全部农作物中,唯洋芋名称最多:芋头、山药蛋、土豆、马铃薯、地瓜、土蛋、地薯等等。当然地域不同,名称与其所对应的实物也不尽相同。把洋芋叫什么,便知他是哪儿人,甚至是什么阶层。

在洋芋的各种叫法中,只有洋芋这个叫法最贴切,因为它确属洋玩意儿,老家在美洲,几百年前传入中国。但不知从何时起,又是谁拿它来比喻土气土包子的?实在混账得很。可能因为洋芋对于土地要求不高,产量又大,量大则俗,不上档次吧。然若世无洋芋,则十几亿人饿肚子呢,不知要死多少人呢。

中国有两
大最驰名菜,
无愧人民菜。
一是酸辣土豆
丝,一是西红
柿炒鸡蛋。西
红柿也来自西
域。足见我们
如今无论怎么
进步,该学习
处仍要继续
学,该引进的
照样得引进。



护林员老王

钱国宏

“有人偷树啦!”老王听到喊声,猛地从梦中惊醒,一个鹁子翻身,穿着睡衣就从炕上蹦到地上,咚!双脚这么一墩,老王这才发现自己刚才只是做了一个梦。

老王做护林员已经大半辈子了,他守候着千亩林海,那是他父亲那一代人辛辛苦苦花了整整五年时间才育出来的林子。可别小看了这片林子,就是它,挡住了遮天蔽日的黄沙,使全村千余人有了一道坚不可摧的绿色屏障,也使当地的生态环境有了根本性的改善。

老王不敢睡一个安稳觉——这些林子不光护卫着他的家乡,同时还护卫着周边五个村落。可那五个村落中,总有一些人以各种借口、寻着各种时机到林子里盗伐滥伐。老王一边到处宣传,一边盯住这片宝贝林子。正因为他把全部心思都用在了护林上,以至于老王今年都四十岁了,依然是扁担挑子——光棍一根。

这天早上,老王照常巡林。走到林子西侧时,隐约从林间传来斧头砍树的声音。老王立马警觉起来,急速地循声向前跑去。拨开草丛,钻出树丛,老王终于看清了:一位中年妇女正挥舞斧头砍一棵手腕粗的幼树。

老王不看则可,一见此景如刀剐心:那可是未成年的幼树啊,你咋忍心下手?!“住手!”老王大喝一声,风似的跳将过去,胳膊被蒿子、树毛子刮出了血道子都顾不上了!

女人一惊,斧头随即掉到地上,惊恐地转过头来,怔怔地看着怒气冲冲的老王。老王两步跨过去,抓住即将被砍断的树干,心疼得直咂嘴:“可惜了,可惜了!”女人被护林员老王吓哭了,断断续续地述说着砍树的原因:马上就要收秋了,家里的挑叉需要一个新杆儿……

老王不由分说把女人拽出树林,拽到林子不远处的另一片小树林:“你在这里选一棵合适的树吧,这片树林子是我自己栽的,砍我家的树不算滥砍滥伐。”女人犹犹豫豫地动了手,而后,红着脸扛着挑叉杆,一步三回头地走了。

第二年春天,女人背着孩子抱着铺盖卷来找老王。女人说:“以后我和你一起栽树、护林。”

老王结婚那天早上,他带着女人一起来到那片林海,共同栽下了十棵树苗。

老王说:“砍一棵树,补十棵树苗,这是我定的规矩,得带头遵守!”

睡在月光里

王晓

睡在月光里,就是夏天的模样。

儿时的夏天真热。老家的房子,青砖砌墙,七架梁,梁上椽子,铺旺砖,盖小瓦,这种房子,看起来气派,就是不隔热。暑气穿过屋顶,直达室内,在封闭的空间里蒸腾,家里哪哪都热,桌子板凳烫人。空调没有,风扇的风吹到身上溽热缠人,不如不开。夜幕降临,想睡个好觉,成了难题。从小暑到中秋两三个月时间,除了下雨,基本都睡在屋外。睡在月光里,困顿和艰难如稻秕子被风吹走。

门前的砖地,奶奶用扫帚仔细扫过,痕迹新鲜,清晰可辨。地面也洒过水,压下浮尘。吃过晚饭的小桌子,不收,留着乘凉。竹床搬出来,就着晾衣绳,挂好蚊帐。椅子、凳子也都搬出来。这是一家人对抗暑热的武器。再热,觉还是要睡的,吃一头猪,不抵打个呼。

各人依据身形,选择合适的睡觉地方。小孩子皮肤娇嫩一些,睡竹床,四角支一顶尼龙帐子,挡挡蚊子。父亲身形高大,吃饭的小长桌躺上去正好。其他人,躺椅可将就,几张椅子拼起来也可睡,最不济两张板凳一合,也是床。

天气太热了,睡觉不会那么早,我家门口是邻居们经常聚集的地方。大家都热得睡不着,摇着蒲扇,踏着拖鞋,晃来了。小机凳子、大蒲团搬出来,分给大家坐,来迟没坐的,门槛上挤挤。蒲棒头点起来,艾叶子熏起来,蚊子们似乎怕了,恼人的嗡嗡声远了一些,偶有一两只不怕死的,大蒲扇一拍,也遁得无影踪。

夏夜纳凉不点灯。月光如银,倾泻在整个村庄,到处白花花的。家门口敞亮无树,一地丰厚的雪花银。纳凉的女人还带活来干,剥毛豆,扣鸡头米,月光白亮,自如得很。两旁厢房和树木的剪影,在月色里黑白分明,是我们最初关于建筑、关于光影的美学启蒙。巷道里,光影移动,那是时间的具象,小小的心里也生出丝丝缕缕的惆怅。

奶奶通常先收拾好锅碗,再收拾我们,给我们洗澡,拍痱子粉,把我们撵到小竹床撑好的蚊帐里,帮我们压好四边,要我们安静躺着。哪里安静得下?汗,顺着脖子往下淌,很快纠缠一窝。大人

们在月下讲农事周期,讲家长里短,讲前庄后舍的奇人趣事,我们哪里待得住?趁奶奶不注意,溜出蚊帐,和小伙伴们用点亮的蒲棒头打仗。红红的火点,在对方面前画八字,看到对方畏惧不前,开心大笑。自己被对方吓过的经历也就此一笔勾销。偶有失手被烫者,鬼哭狼嚎,声嘶力竭,不到一袋烟工夫忘到脚后跟,又玩成一团,大人追着屁股都喊不回。看我们疯得汗如雨淋,奶奶就说这澡白洗了。

奶奶的那趟澡本来就是白洗的。我家临河居,一条南北向的三王河,明亮如绸,流淌许多古意。聊天人群中的二爷,水性最好,也最喜欢孩子。看我们热得慌,他会带我们去几步远的水码头夜游。他敢游到对面再回来,我们只敢站在没水的石板上,蹲下站起,乡人谓之在水里“端”几个回合,浸湿全身,身上有水,速度如风,好似有了阵阵凉爽。二爷带我们上岸来,衣服也不换,还坐之前那个位置,暑气一会就将他的衣服烘干。

打过仗了,戏过水了,肚子自然就饿了。这个时候,最宜杀个大西瓜,解饿又解渴。奶奶最懂我们心思,抱出用井水憋了半天的黑纹瓜,一刀下去,咔嚓有声,凉气四溢,恰如汪曾祺笔下所述“连眼睛都是清凉的”。众人分食,笑声朗朗。隔一天,他们会带来自家炒蚕豆、煮菱角、嫩莲蓬给我们解馋。我们很愿意庄邻来分瓜,长大后,这成了乡愁的一部分。

吃饱喝足,我们有了倦意,自个儿爬上竹床,边看满天星星,边听大人讲话。奶奶摇着蒲扇,安抚我们:睡吧,睡吧,心定自然凉。我们躺在竹床上,虽然还是热得睡不着,好在竹床吱吱嘎嘎催眠,不远处蛙鼓虫鸣、群鱼吻水都往耳朵里钻,好似有风,从水边芦苇叶尖上赶来。水泥船舱里长的慈菇、菜地边的薄荷、后塘里的莲藕……丝丝缕缕的香气都送到鼻子底下,燥热生出的烦躁渐渐平息。

月色笼村庄,也罩着我们,眼皮渐渐搭上。心,借着月色升高了一些。再远的地方,隔着一条河,稻花正秀,桑叶正饱,无花果一点点变红。大地上的一切,都和我们没在银子样清亮的月光里,梦有凉意,滋生甜味。

